

1992—2012：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参与

□ 董小苹

内容摘要 为青少年社会参与创造便利条件，是社会平等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社会参与热情高涨，但社会参与渠道不够畅通；保障社会参与实施的制度等方面尚不健全。为此，政府应加强立法，保障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权利，完善青少年的社会参与途径，使青少年能在现有体制合法确立的参与渠道中充分、有序、制度化地参与社会发展。

关键词 青少年 社会参与 参与渠道 有序参与

作者 董小苹，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200020）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参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国家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尤其是青少年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日益广泛的社会参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参与渠道和方式也日趋丰富和多样化。2011年7月，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长奎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发言时指出，过去16年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教育、就业、文化、卫生等领域的资金投入，为青少年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青少年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参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

中国青少年社会参与概况

社会参与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概念。国外学者对社会参与的界定提出了如下三方面的要点：①社会参与是社会层面的；②社会参与是与人联系的；③社会参与是体现参与者价值的。^[2] 社会参与主要指社会成员以角色承担者的身份，为制定、实施社会政策或阻止某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社会措施的推行所从事的活动。个人在社会参与中不仅改造着社会，而且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社会参与既是社会对青少年的客观要求，也是青少年发展的主体需要。青少年要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除有明确的参与意识外，还须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人才干。

从广义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和文化参与均可视为社会参与^[3]。联合国大会将青年参与定义为以下四个组成部分：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



资料照片

而社会参与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参与和同代群体。^[4] 本研究将社会参与限定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主要涉及青少年社团参与和社区事务参与，以及近几年来逐渐兴起的青少年同代群体的自组织参与。

1. 青少年志愿者行动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青少年都起到了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作用。希望工程、志愿者行动无疑是青少年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的华彩篇章。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2亿文盲、1亿贫困人口、3700万失学儿童的严峻现实，团中央通过中国青基会发起了希望工程，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各地共青团组织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希望工程网络，希望工程很快成为公民知晓率最高、参与最广泛的社会公益项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0年进行的调查显示，70%的青少年曾为希望工程捐过款。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2008年的调查显示，为希望工

程捐款的青少年比例高达 76.7%。2007 年底, 希望工程募集资金超过 40 亿元, 累计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学生 319 万元; 在边远地区建了 14385 所希望小学, 受益青少年达数千万。

中国青少年志愿者行动诞生于 1993 年, 此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2008 年奥运会志愿者招募活动计划拟招募 10 万人, 但中国奥组委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 青少年志愿者申请人数远超百万。2008 年, 有 491.4 万名志愿者参加了“5.12”大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170 万名志愿者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服务超过 2 亿小时^[5]。新华社记者从共青团中央获悉, 截至发稿, 中国已有规范注册的志愿者 3047 万人, 累计有超过 4.03 亿人次的青少年和社会公众为社会提供了 83 亿多小时的志愿服务; 90% 以上地、市、州、盟, 80% 以上的县、区、市及 1968 所高校成立了青少年志愿者协会^[6]。青少年志愿行动中的“一对一结对服务计划”、“扶贫接力计划”等项目的运行, 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青少年中的普及,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同时为完善青少年参与的评价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2. 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

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是青少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方面。广大青少年是推动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力量和生力军。近年来, 青少年的公共环境意识明显提升。国家环保总局 1995 年进行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 在对环境状况的感受、对政府环保措施的评价及环境意识的整体水平上, 青少年的环境意识明显强于成年人; 在对中国面临重要问题的选择排序上, 青少年把环境保护列于首位。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 青少年和学生环保社团数量有了很大发展。清华大学(招生办) NGO 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 2004 年全国以环保为主要活动领域的民间环保组织达到 4.4 万多家。这些民间环保组织以青少年为主体, 成为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发挥青少年环境保护的生力军作用, 团中央联合国家七部委从 1999 年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到 2004 年底, 保护母亲河行动吸引了 3 亿多人次青少年参与各项活动, 共建设了总面积达 387 万亩的造林工程。“保护母亲河绿色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重点服务项目,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青少年同样热情投身于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1996 年,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始启动, 此后每年暑假都有百万以上青年学生以志愿者身份深入全国贫困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开展志愿服务。1998 年开始实施的“中国青少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 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少年志愿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

为期半年至 2 年的服务; 到 2005 年底, 共有 30 多万名青少年自愿报名参加, 1.5 万名城市青少年到 19 个中西部省(区、市)开展服务, 受益贫困县达到 223 个。从 2003 年开始, 团中央推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到 2006 年全国项目共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2.7 万余名。2012 年是第 10 批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派之年, 至 5 月 31 日, 全国有 1000 多所高校 61516 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 2012 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计划。^[7]

3. 互联网和非政府组织

在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 互联网和手机技术飞速发展, 网络媒体广泛兴起, 对青少年社会参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广大青少年利用 BBS 等公共论坛表达意愿、通过政府信箱参与政府积极对话。目前, 除了人们关注的 BBS、QQ、MSN、网络电台之外, 博客的发展异军突起。2005 年全球博客数量突破 1 亿, 我国则达到了 1600 万。由于 3G 技术的推行, 手机作为终端信息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 手机上网、手机杂志、手机报纸、手机短信广泛兴起, 为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

引人注目的是,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上虚拟组织大量涌现。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调查显示, 到 2004 年底, 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虚拟网络组织已达数十万个。网络虚拟组织具有非物质性、超时空性、开放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特征, 是在网络交往平台上,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一定数量人群网络行为组成的虚拟性网上团体。事实表明, 青少年网络虚拟组织是对现实社会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对青少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网络虚拟组织使青少年选择社会组织的余地大大增加, 自主性大大增强, 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了很大提高, 进而丰富了青少年社会参与的内容、范围和样式, 开辟了新的参与渠道。

2012 年 6 月, 民政部发布的 2011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 NGO) 46.2 万个。^[8] 在法定非政府组织中, 青少年非政府组织数量约占总量的 1/3 以上, 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少年约占 50% 以上, 成为中坚力量。清华大学一项调查表明, 1998 年之前, 我国非政府组织 30 岁以下的领导者数量很少, 而近年则涌现出一大批 30 岁左右的非政府组织领导者。非政府组织秉持服务大众、公平公正、自主自愿、关爱人与自然等价值理念, 得到了青少年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同时也为青少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促进了青少年与政府之间的积极互动。从一定意义上说,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青少年表达意愿与利益诉求的新渠道和有效平台。这个平台的发展, 增强了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满足了青少年强烈的社会参与愿望, 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促进了青少年参与并融入社会。

4. 城市与社区公共事务参与

近年来, “新生代公民”一词悄然诞生。这一青少年

群体虽来自于不同的成长环境,关注的公共事务也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征是: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能超越同龄人的视野,不局限于对教科书、动漫、电玩、流行音乐的关注,热衷于城市的公共事务,积极参政议事。以广州为例,通过“征集拇指图片撑建委”发起申请光亮工程信息的“拇指妹”、反对地铁一号线翻修方案的高中学生“举牌哥”陈逸华、利用网络公共平台自发组成的由80后青年为主体的“旧城保护小组”等,已成为广州市民耳熟能详的名词。对此,《南方都市报》热情称其为“新生代公民”。上述事件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其目标诉求直指城市发展思路与发展政策,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公益性、政策性的倡导活动。当今社会,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各种公益活动大多集中于志愿服务,并不包含政策目标和政策诉求。这些年轻的声音,依赖网络平台得以表达与传播,因为他们是熟悉互联网并由网络伴随其成长的一代。这是一个新特点,它对公民表达、公共意见整合以及政府在公共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吸纳民意的渠道与方式,都带来新的启迪与研究价值。

社区成员的参与度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2009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对青少年的社区参与状况作了调研。^[9]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上海青年的社区参与意识很强,对社区事务有主体感并有具体的参与行动,仅2%的受访者表示“不愿参加”社区志愿活动。上海青年参与社区活动的动机特点表现为多元共生,动机结构多重,既有58.7%的青年是想“为社区出份力”、39.5%的受访者是为了“改善社会风气”,也有39.2%和31.6%的青年参与社区活动分别为了“丰富人生经历”和“结交朋友、拓宽社交”。换言之,上海青年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出于社区责任的考虑,另一方面还出于自身发展考虑。上海青年这一多元复合的参与动机,势必更关注社区活动的实效和价值,而不屑参与仅具有仪式性意义的社区活动。与仪式性参与相比,实质性参与更接近其参与的本意,即参与过程是一个表达、商讨、质疑、利用的博弈过程;参与目的不是传达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象征意义,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兴趣爱好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促进社区公共福利。

青少年社会参与的特点与趋势

未来学家在预测21世纪时常使用“参与爆炸”等概念。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很少有人听任自己成为旁观者,而是会不同程度地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信息群和先进传播工具的广泛应用,使民众的直接参与成为可能。从既往历史和发展趋势看,先进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往往先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充满机遇的时代和参与的低成本性,以及青少年的特点决定了青少年群体总是会成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变革最积极

的参与者和拥护者,同时也决定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其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将进一步增强。

青少年参与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关系。时代主题、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着青少年参与动力、内容与方式的基本边界。综观20年来中国青少年社会参与的状况,可以肯定地说,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渐趋务实化,参与方式积极有效,参与行为日趋理性。今天,青少年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社会人格或日常行为层面上的具体担当或微观层面的变革,而非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青少年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观念层面上的超前意识。人们推测,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青少年社会参与将呈现如下趋势:

第一,从政治参与到经济参与

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人们通常以政治思维决定取舍的行为标准。在“政治时代”,经济利益退居于次要位置,而政治生活与政治运动则支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于是,当青年被唤起参与热情时,便明显地带有政治参与的色彩:过分看重政治利益并强调政治参与的作用。试图用政治参与去改造社会并解决现代化问题,是这一时代青少年参与的基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政治心态冷漠。在他们眼中,经济优势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已超越了社会和公共事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速率,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构成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它迅速改变着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冲击人们的价值系统,并直接影响青年参与的目标和形式。随着社会主导理念的转移,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商品经济发展在重构利益格局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青年以开放的心态,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尊重不同价值取向,兼收并蓄,其参与行为也出现了多元分化的趋势,即由单一的、被动的“政治参与”转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体、个体并存的多元化参与趋势。中国青少年社会参与形式表现为:经济参与成为青少年参与社会的主要形式;更多的青少年将由经济的配角转为经济的主角;追求社会和平发展、社会公平与公正及个人成功将成为青少年社会参与的主要目标。

第二,由社会动员式参与到个人选择式发展

20世纪80年代,青少年参与仍是社会动员式的参与。其主要特征是:

青少年参与是一种体制内、有组织的动员式参与;青少年参与的利益需求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需求高度整合,具体而言,当时的青年参与是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而做出的奉献;青少年参与基本上不是独立或个体的行为,明显具有一元化、群体性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青少年的参与行为,更多地显现出自主性与主动性特征。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激发了青少年对未来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的关注。日益宽松的社会

环境使青少年走出以政治思维观察社会的定势，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竞争与流动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的“年轻化”趋势，使青少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个人发展与社会参与的模式。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以及青少年流动的加速，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新的角色群与组织，“族”的概念逐渐替代了“代”的概念；过去常用“迷惘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政治称谓去描绘青少年，现在则更多的是从经济或文化的角度去划分青少年。如：“海归族”、“打工族”、“追星族”等等。这不仅是一种称谓的改变，更是显现了全球化时代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新特征：通过职业选择或社会流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成为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新渠道；青少年社会参与明显具有独立、自主、个体选择的色彩，其参与方式丰富多样，参与领域日渐拓展，从而昭示着青少年能力时代的到来；青少年的社会参与行为更多地与实际利益相联系，“被动式”参与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式”参与，一元参与发展为多元参与，凝固的参与演化为流动的参与。

第三，从激情、理想的参与到务实冷静的有效参与

反观世界发展史，在诸多革命运动中，通常是青少年率先行动起来，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其中。青少年参与也总是凸现着它的青春性、突进性的特质。正由于青少年的加入，才使这些社会变革运动充满激情与活力。可以说，参与与国家与世界的所有事务，参与人类发生的一切问题，是青少年的显著特性。

当代青少年是在过渡与调整、开放与动荡的时代中成长的，较之“分裂的一代”与“愤怒的一代”，他们更现实、更理性，也更“世俗化”。当代青少年注重感性文化和现实取向，崇尚物质与个人成功，更强调自我尽责与自我完善。具体表现为：青少年参与价值由追求理想转向现实利益；由崇拜权威转向自我关注；由浪漫主义转向理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其参与目的更注重自我价值的提升并在参与过程中具体获益。

几点建议

青少年社会参与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社会结构转型对青少年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青少年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尚不均衡，一定程度上使青少年的地位更加边缘化。促进青少年社会参与不仅为其成长与学习提供机会，也为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否为青少年参与创造便利条件，是社会平等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联合国大会多次强调青少年参与在社会发展及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国际社会也为此达成多项协议。

多年来，中国政府在推进青少年社会参与工作方面取

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中既缺乏“社会参与”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青少年社会参与未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同步推进，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2008年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条例》把“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作为灾后重建的原则之一，明确“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首次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赋权。但面对青少年参与热情日趋高涨的良好态势，社会现状却不尽如人意，青少年社会参与途径与渠道仍不够畅通；规范参与行为、保障参与实施的制度等方面尚不健全。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强立法，保障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权利

青少年社会参与的立法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专家学者各持己见，但在加强政府对志愿服务的管理，完善相关机制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

1. 统一手段与目的

青少年不仅是推进重大社会活动过程中廉价甚至无本的劳动力，更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主力。因此，青少年社会参与不仅是推进重大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青少年自身社会化、提升整体素质这一目的本身，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唯独坚持统一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手段和目的，政府才会认同青少年社会参与权利；才会明确促进青少年社会参与的目标在于通过参与活动，帮助青少年开拓视野、增长才干；才会想方设法畅通优化青少年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才会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更多考虑社会参与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实际意义和利益。

2. 统一权利与义务

青少年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多方面的义务，其权利则通常会被忽视。联合国基金会指出：参与不仅是成人给予青年人的一份礼物，它还是在儿童权利公约（CRC）上所定义的对儿童和青年的一个基本人权。因此，青少年在承担社会参与活动义务的同时，也有权享有自由表达看法和见解；享有促进其赖以生存和个人发展的服务和政策；有权得到免遭暴力、歧视、剥削和虐待方面的保护。政府在制定促进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政策时，应把握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原则。

3. 统一原则性与操作性

要确保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权利，不仅要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还要明确青少年社会参与的原则、方针，形成相应的、切实可行的促进措施，不断规范和优化青少年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有效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参与。

（二）完善畅通青少年的社会参与途径

1. 疏浚与拓宽青少年参与渠道

要确保青少年社会参与渠道的畅通，一方面需要国家

和政府努力改变公众参与途径单一、狭窄的局面，不断疏浚现有的参与途径，优化资源配置，建构有助于实现青少年有效参与的体制和机制安排；另一方面，则要高度关注互联网和自组织等青少年社会参与的新渠道，给予及时引导和服务。

要不断拓宽青少年现有的参与途径、构建社会参与的正式途径和渠道群，就要不断完善青少年意见表达渠道及行动组织渠道。互联网是青少年社会参与重要甚至是基本的途径和渠道，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青少年通过网络进行社会参与的引导，另一方面要强化主流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参与引导功能。对青少年自组织这一社会参与途径，同样要给予扶持、关注和引导。

2. 强化教育培训机制

加强对青少年的社会参与能力的培训、形成完善的教育培训机制、促进青少年社会参与是提升青少年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教育培训机制主要包括体系化和即时性两类。体系化教育培训主要包括青少年课程中的教育内容；即时性教育培训主要指在动员和组织青少年社会参与之前，根据参与的要求和参与者的实际情况，对参与者进行的针对性培训。即时性培训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不仅为参与者打下了良好的参与基础，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他们的整体素质。

3. 优化信息沟通机制

本文所指的信息主要包括社会需求信息和青少年群体信息两部分。社会需求信息指社会发展对公民参与提出的要求；青少年群体信息指青少年群体的状况及其需求方面的信息。建立并逐步优化信息沟通机制，必须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及双向互动原则。政府应加强对青少年信息获得与分辨能力的引导，创办优势网站，把握舆论导向。网络信息传递渠道的多元化，使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发布权利飞速丧失，政府正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势必瓦解。面对纷繁芜杂的信息青少年会产生迷惘，失去判断能力，从而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做出错误的选择。对此，政府应以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方式，指导其对新闻事件观点的准确把握，引导他们更有效地进行参与活动。

4. 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包含的内容既有物质性激励，也有精神性激励；不仅包括现有成果的激励，还包括机会、机遇的激励。建立和完善参与激励机制，实质是一种赋权，把平等的参与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赋予青少年，使之具有维护自身应有权力的能力，能够参与影响其生活的事件和机构。国家和政府应当准确把握青少年的需求，在社会需求和青少年需求之间找到契合点，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社会参与对社会和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通过参与具体获益。

5. 扩大多样化的社会参与途径

网络时代，不同异质性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各群体利益表达强烈的现状，也要求政府开辟出新的公民参与途径，以形成多元、顺畅而非强制的表达渠道。网上投票、协商对话及网上民意测验制度等，都将为青少年多层次、多方位、多样性地参与社会事务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同时，应逐步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行为的水平。网络极大地提高了青年的社会事务关心度，政府要适时引导青少年使之增强社会效能感，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使青少年不仅具有持续的社会参与热情，更能在现有体制合理确立的参与渠道中充分、有序、制度化地深层参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年网.<http://www.youth.cn>.2011.7.27.
- [2] 段世江、张辉.老人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基础研究.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8 (9).
- [3]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改革开放与当代青年——2008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4] 董小革.全球化与青年参与.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4.
- [5] 廖恩.青年志愿者行动十五年的发展回顾与思考.青运史资料选编, 2008 (17).
- [6] 贾楠.新华社北京, 2009.12.5 电.
- [7] 中国青年网.2012.11.28.
- [8] 财新网 [微博]. 2012.6.21.
- [9]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拥抱世博的上海青年——2009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编辑 秦维究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各具风情的建筑注定要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回忆，而上万名志愿者的默默奉献，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